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三

古穰雜錄摘抄

李賢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其嘗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

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
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
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
戚之情甚畧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
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
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
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

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

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鞵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鞵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汗吏驚懼卽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汗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汗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
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
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
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
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
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
下議者必名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初宣廟崩 太后卽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

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
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
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
貪淫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
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
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
貪淫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上累釋
之不能伸其激濯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
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

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鐮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鐮不得已而起座自拾鐮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鐮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卽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

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

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
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
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胡儼歷官
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旣而儼以病免仁宣以來
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
士論兩高之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
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
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
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
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
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辯曰夷狄禽獸
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
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
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
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
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又
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

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臯陶爲
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
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
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
五旣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
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
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

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

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

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

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

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

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

可久官滿年六十有五卽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

驗蓋知者嘗見于未然弘茂有焉爲人恬淡少許

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以故未至卿佐區區

獨加敬焉爲以贈其去至今不忘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
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
斂之貧不堪者甚爲所逼于是鄧茂七聚衆爲盜
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
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擅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
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
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
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

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滄没人
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
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
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
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
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
師親征明日朝罷使四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卽行
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
謂謂虜勢猖獗三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
章留之不從明日其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

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
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鼓卽虛驚衆以
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
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
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雞
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
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衰氣無不切
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粹而碎其首于駕前
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卽遣將領兵詣大同而回駕
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

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鷓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

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
一人與鬪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
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餘萬人中傷
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
爲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
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乘輿
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爲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爲公位羣臣
上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卽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于撲滅宣廟以此愈重

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于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于輔之昆弟輔旣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没于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爲人寡言咲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

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
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天子親出師百官
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
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鬪志人馬饑困虜衆來
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羈
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
今上皇帝以大弟卽位尊兄爲太上皇人心始
安然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虜
管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
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土

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
于心安乎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
將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
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
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宰相
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
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
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虜
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

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
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
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鏡止用一
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
去迸開數丈闊着人馬卽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
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的弩弓毒藥
最快若箭頭上擦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卽死今
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
者演習曾將有罪的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
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

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躡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于四層後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朝

廷疑恠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撥他行

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
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
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
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
人好殺將無罪的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
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
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
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的上天發怒降
灾也先咲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
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

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
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
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
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
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
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
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
着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
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

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
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
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

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
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

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
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
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回而獵
射獲一獐來獻受謝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

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退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乘輿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宣廟卽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

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
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
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
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
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
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
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
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
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卽依振意

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猝去支解其體由是人
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
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
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
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猝之亂毆
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屍於長安門外恨者
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爲中官沮之可爲附權
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爲河南布政
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允出巡者亦讓之在刑

部不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卽盛怒若不可
解旣過或別事相合卽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
屬以此敬之但爲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搽得私物
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
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卿材
大夫之流也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爲文選主事辭藻
新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
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往浙江考察
官員被黜者妄訐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

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旣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嘆于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參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名拜地官輿論懽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變于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爲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

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瞽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爲人忠厚端謹爲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爲鬚子爺爺每還朝必遮

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
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
流爲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
志緩不失爲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美之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
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
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
恠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
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
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

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由偷惰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宦官王振捕之下獄捶箠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

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
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
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
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
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
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矣又以書
罵之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
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爲
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土木士林惜
之清議無所貶云 子榜狀元曹鼐爲人疏通俊

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遂登進士弟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彙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始及萬言遂爲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
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
後調蒲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
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
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
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
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
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說詳大極圖解
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

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
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
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
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
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
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輊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
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
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
乾後爲御史獨振水蘂之聲用當道者薦爲浙江

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輓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菜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值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

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
席會諸僚獨不赴旣而以臬食饋之亦不納人皆
以爲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
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鳥中之孤鳳也

處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
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
京時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菴之
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
自京還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
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

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
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
或有過卽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
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
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
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
旣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于是皆從之一方遂安
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
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胸襟高邁凡經史子
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

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咲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王無鞞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爲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闔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

後遷運使于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
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
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
輒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
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
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必詢訪于前方能
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
輕重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
者自分寧失于寬况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

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
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權無謗者
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愠也第以
于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
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冥行妄
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
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
爲將也能與士卒同其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
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

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不止于爲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羗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叅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爲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竒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竒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

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或少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

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爲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爲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爲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爲御史出色見重于

閣老薦副臬司尋遷方伯江西人畏而愛之及在戶部聲名益著爲人爽愷變通和氣溢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寬亦繼爲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閹閱無出其右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爲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
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
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
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
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
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
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
可平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
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
爲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於本朝爲巨擘側於宋

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不以造門者舉之甚至入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胡頥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于詩文有作卽刊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
是修輩俱在朝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
聖遺像畢自爲贊繫于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
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
真不愧于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
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
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
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
魏徵若留于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
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卽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卽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
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流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
黜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

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
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卽差人逮來
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就畢
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肚撰務出經典臣謂
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
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

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
曰數年已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卽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
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名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
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卽命草詔乃舉
聲大哭曰將何爲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卽投
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
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于宋景濂其文章
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
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文朝廷
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
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
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
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
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
寇首思人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
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
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搔擾軍民罷弊殆不可
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

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卽是求知旣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良久未幾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與予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

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
卽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
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
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旣
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
不覺失咲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
誌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
分之一求于東楊卽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

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
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
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
復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
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
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
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于碑蓋有愧于
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
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卽回凡議事未嘗不

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內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

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
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
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
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
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
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
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
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蹇滯
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
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
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
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
休息頗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
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
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
書郭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
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
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

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

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亾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卽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恩病者必以爲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

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
文或盛設延賓旣罷必留敬宗再飲至酩酊猶自
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
稱爲第一旣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
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
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
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
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于擢用人才之
際詭譎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

固位奈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美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資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咲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

于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
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
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先生果不
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
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強爲咲容 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疎慢好褒貶人以求學自負大
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
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法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
薦爲侍講與經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
可莫敢抗旣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

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爲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未樂以來巡歷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叅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爲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數求精務充國課商貨微矣民

或因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
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

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

爲侍郎往任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

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人虛心訪問兼采衆論不一

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

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 朝

廷每勞其能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

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
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叅政鐵鉉初爲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
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
成 文廟潛邸時有訥違法狀者名至屬法司問
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
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
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
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

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詈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氏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攬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爲爪牙令以他事牽之 陛前梓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訖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振旣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如
懼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
趨附之路百計劾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
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已待之甚厚
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必
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惟
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
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
不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
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

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于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主事人以爲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爲之先容者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嘉禾爲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旣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爲人如何予不知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像之

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
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闔部官僚莫敢與之抗
禮而効勤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
慢久之反重予爲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
凡百專取利予見其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
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
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于已無益也蓋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
以予爲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
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
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
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
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仍從吏部自權
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
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
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
盡復增之方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
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
自守不求知于人耻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

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論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

遂轉兵部遷文曜于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
儉邪賴于謙力保薦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
當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
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
行坐不離旣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
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爲無用腐儒
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老先生君子儒也
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
數盃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
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

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爲後漸聞其所諧之言方知謙之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暉亦有代爲之意謙蓋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卽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嘉祐外議如何對云文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文人負天下之望卽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文人自料君

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服之以爲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爲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爲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因上欲將通誌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爲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旣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辭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

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未等
拏亨數人掌兵者某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
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
輩爲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
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
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
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
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
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
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

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
有禎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
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禎亦爲亨
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
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于閣
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
惠遂以太子爲可易于是假以外僚陳奏請易太
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卽
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卽以

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
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爵之
濫一至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
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爲榮幸不知
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
遺因而遺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
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
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
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畧不省覽

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于此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爲前件以爲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之求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爲至論矣後頒君鑒于羣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爲中官王誠曰欲上學此數君耳乃領之但流于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禎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禎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禎爲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聖駕南巡日錄

陸深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正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次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抹落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日行在翰林院印直欄爲紐旁鑿小楷字
日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宮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謁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略具一飯從權宜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至涿已二鼓矣亦入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蓆殿甚整行二十里餘遇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部尚書蒲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臯許公讚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留小酌松臯先生四人飯畢同行已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臯堯封家不遇出南門行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上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酉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隘又吏持牌白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入
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
此牌予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爲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峰甚秀爽
南出郭松臯自後來予遜之先松臯但曰悶悶強拉
同行並輿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勸 迴鑿爾松臯首肯曰然然又南度肅

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臯別候吏
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

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

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撫然倦甚就南牖下
偃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前岡胡用夫至頃之方山
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已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
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傅莊唐甥盃來候以中書供事 勅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憇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銜再發行牌爲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公志學同行未至真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留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晨出行宮候駕已刻朝于行殿從官各有簾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已頽圯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榻東亭有端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
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
作斗拱甚竒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
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
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
不霑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
相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席寓宿
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
高三峰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以闕供先去各取回
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

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
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臯返騎而
北晚至欒城馮御史汝學彬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
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
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
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
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歿死過栢林寺
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
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

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遂靈碑石甚光潤而黝黑一拊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二十里入鋪舍小憇遇右副都御史穎東党公守衡以平與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同穎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栢鄉寓次自此見西山發脈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頃至乃河沙爾復遇松臯知昨宣爲散賞故也夜至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覓寓不得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旣而遷寓市樓小

憇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 瞿照磨 霍九臯

來謁少叙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河聞車人苦沙深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洛寓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旁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叅政護龐廉使浩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永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纘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讚以巡撫至巡按馮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趙王
樓輿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涓
涓流卽洹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叙契
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御札爾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召之
事過內閣直廬桂洲云有御札笑且賀曰昨御
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

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
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峰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鄆都尉景和

始見 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

蒙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峰於

內閣直廬知 勅止 汝王遠迓寓孫生家宿三更

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

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

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蓆殿 上升座文

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蓆

殿從官 朝叅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旒失 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峰亦奪俸半年怒 旨叅詰撫按官甚嚴以闕

乏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子輩候得亢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 行殿災

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候

駕鄭王 朝于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

河瀆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 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 行官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憇三月
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駕至河壩奉上升
舟子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麋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滎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綁縛示衆者兵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滎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伊王來朝申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出行宮候駕免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徽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卽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鹹塞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王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谿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遇袁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窻榻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
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臯席寓聞 回轡有期促工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臯奪俸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新王也與蒲江陽峰俱待罪二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江來約乃騎追三

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

叅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

侍郎東橋顧公華王璘與叙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

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

十一日巳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

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

以督木至來訪出荅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

刻始得降俸兩級之命喜懼交并報名謝恩是
舉也深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聖恩矣及
捧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慙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扈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旨罷之得閣老未齋顧

公致比信至發封得黃甥標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
日壬午入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巳刻駕謁顯

陵同蒲汀扈從遇松臯三人隨駕櫻轎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旣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龍飛殿社稷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留酌觀賜衣

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峰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峰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叙舊予

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千里第從一適檢得本朝

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云九峰所遺復訪得之漫錄于

此

解學士縉

永樂元年入
四年故

黃文簡公淮

永樂元年入
洪熙元年復入
尋卒

胡文穆公廣

永樂元年入
十七年故

胡祭酒儼

永樂元年入
十四年出

楊文敏公榮

永樂元年入
正統五年故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元年入
正統九年故

金文靖公幼孜

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溥

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張尚書瑛

宣德九年入
四年去

馬學士愉

正統五年入
十四年故

曹文忠公鼎

正統五年入
十四年故

陳少保循

正統八年入
景泰七年去

高文義公穀

正統十四年入
天順元年去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鎡

景泰元年入
天順元年去

苗文康公衷

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

景泰元年入
天順元年去
成化三年復入
十三年去

彭文憲公時

景泰元年入
本年去
天順元年復入
成化十年故

王毅愍公文

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

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

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許侍郎彬

天順元年入
二年去

薛文清公瑄

天順元年入
本年去

李文達公賢

天順元年入
成化二年故

呂文懿公原

天順元年入
六年去

陳莊靖公文

天順七年入
成化三年去

岳修撰正

天順二年入
五年去

劉文安公定之

成化二年入
五年故

萬文康公安

成化五年入
二十三年去

劉文和公珣

成化十一年入
二十一年去

劉文穆公吉

成化十一年入
弘治五年去

尹文和公直

成化二年入
二十三年去

彭文思公華

成化
年入

徐文靖公溥

成化二十三年入
弘治十一年去

劉文靖公健

成化二十三年入
正德元年去

丘文莊公濬

弘治四年入
八年故

李文正公東陽

弘治八年入
正德七年去

劉文正公遷

弘治八年入
正德元年去

焦守靜芳

正德元年入
五年去

王文恪公鏊

正德元年入
四年去

楊石齋廷和

正德二年入
十二年復入
十年守制

劉尚書宇

正德四年入
數日去

曹尚書元

正德五年入
本年去

劉野亭忠

正德五年入
六年去

梁厚齋儲

正德五年入
十六年去

費文憲公宏

正德六年入
九年去
十六年復入
本年去
嘉靖十四年復入

靳文僖公貴

正德元年入

十四年入

十六年入

楊遂菴一清

正德十年入

十一年去

蔣敬所冕

正德十一年入

毛礪菴紀

正德十二年入

袁榮襄公宗臯

正德十六年入尋故

石文隱公瑤

正德二十二年入

賈南塢詠

嘉靖三年入

張羅峰璵

嘉靖六年入

李序菴時

嘉靖十年入

翟石門鑾

嘉靖六年入

桂見山萼

嘉靖八年入

方西樵獻夫

嘉靖十一年入

夏桂洲言

嘉靖十六年入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鄖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麓因答

榮府王

長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

賀宣表禮成午從上幸顯陵暮還二十一

日巳丑有旨從官先發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還

聖駕南巡日錄

日也其時一有封官未發 廣信府同知鄒日潘

於宣 朱顯 於千 於 於 幸 推官方 重校正

史編 卷八 封官 至二十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史 五 宗 善 五 宗 中 誠 夫 上 饒 縣 學 教 諭 余 學 申 對 讀

臨 貴 不 到 封 公 杰 滋 封 喻 湖 州 府 後 學 吳 仕 旦 覆 訂

十 八 日 下 文 出 答 拜 無 心 損 恩 可 岡 王 公 以 誠 滋 無

夏 封 兩 言 嘉 朝 十 六 年 人

六 西 熱 瑞 夫 嘉 朝 十 八 年 人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

大駕北還錄

陸深

四月二十一日己丑早入謝賞 上御麗正門受朝

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 駕

面見退予過 內閣直廬桂洲留飯因示 御製

宜諭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

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

寅曉發筍輿步柳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

忘疲春衣映草色脈沐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橋迤北涉小澗有策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
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
菴涉文藝以詩鳴于時予嘗與游爲之憮然間復通
姓名曰呂淮異日修謁當呈師偈頌文業舉手而過
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憇柳陰
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顧襄城豈所
謂鄆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鄆縣又北過宋王墓未
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子前歲赴京時識
之屈指丁酉二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
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憲墓又北過

淳于髡墓已抵潼口入市居邀馮幪城少卿同飯而
別幪城名惠光祿舊僚也已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
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幪城不
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由襄陽南門轉西門
渡浮橋次樊城舊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
此三面阻江而西峴結穴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
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嵩嶽發脈
一枝盡于安陸今 潛邸也南爲沔陽漢陽皆在漢
水之北沔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 駕
過蒲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鐫俸二級遲至也大雨

暮還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
出候 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
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顧襄
樊唇齒而樊城奢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
志之得 旨免朝先行 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
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登火星
聯一望數十里亦竒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晚至新野
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
白水真人者卽此午飯林水晚至南陽渡江而北宿
舊寓中夜聞 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

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筭分贈云 上
賜也品格俱絕佳衣復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

暮晚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
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
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
圓纍纍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渦河
合於淮土人又謂之裏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
雲幕其巔如畫頃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
筍葍供逆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凝沙

里許殊妨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
已盛開申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
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行宮接駕免
朝得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鄉受朝飯介谿薦寓
不入城而行夾路饑民老稚號乞輒以錢與之勢不
能徧有瞑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溱
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產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
猶爾入城寓董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
北過陳文惠公墓憶得正肅爲奎文惠爲堯佐皆宋
名臣也匆匆迫暝雨不及瞻禮昏黑抵村店投宿再

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氈假
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松臯同
行問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
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予苦雨而行遂不知
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叅議也寓南門沈周氏
午發鄭州申至滎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
岸甚快見松臯議當接 駕留宿舟中二日巳亥晴
巳刻 上自滎澤渡北濟從官後 升輿騎從趨亢
村申入謁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
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

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纘宗爲言鈞州迤北至
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
入簾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上爲之動容傳發
銀二萬兩備賑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上
之盛德若此又道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
寓次得少宰學士甬川張公北信知世安病愈有詩
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
叫號聲甚苦卽驅衆往乃一內侍爲賊所劫速令護
應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捧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頓坊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憇村店秣馬飯夫復卽濼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似是張騫香火以衆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寓郭氏雨中辱蒲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發淇縣濼深從間道行過響河土橋石岸屈曲盤轉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遇龍湖輩三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申抵宜溝同飯於蓆寓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已北上李主事

繼先留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
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觀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爲
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雨
陵松栢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
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
出暮過車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叙而別夜
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晚發邯鄲辰過沙河縣
寓壁懸宋文貞公璟墓碑顏曾公書叙唐元宗車駕
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

河湫瀾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
水源高而漲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
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爲便詩云匏有苦
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臯嘗謂
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
天寧寺瞿照磨九臯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
見土阜略如磁豈亦操葵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
貴之人必多卜葬崇高殷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
爲誰爾曉過內丘乘月北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
巳晴發北郭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

昔今日少駐栢鄉 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
陰起 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已抵趙州橋寓次過
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
入城午過栢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
未棘人王詡撰寺記云復觀畫水愈竒一老僧云是
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
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
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葑畦黍廩城
堞井轆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
之北郭遇高三峰聞 御札改程甚有憫恤之意已

渡滹沱入真定城北出候 駕午朝 行殿如儀鴻

臚面劾失儀官有 旨逮治退會松臯慰予擒賊事

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 內閣直廬會桂洲遂

發申過伏城小憇卽發暮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寓

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

書至巳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涇陽更餘至保定復寓

傳莊宿十一日戊申曉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

直廬議 迴鑾 表 桂洲留飯遂過介谿午

駕至免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卽發乘月行二

鼓至定興過南皇戶書家少叙而別宿蕭氏十二日

巳酉曉發定興已至涿寓次午發遇定國公徐公廷
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叙云 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
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月向午 駕入得
旨免朝還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
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 駕治具留宿
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宣武
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也
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錄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五終